

## 《樹》

校園西側的老榕樹該有幾十年了，粗糙的樹幹要兩個學生才能合抱，枝樑向四周舒展，像恩師張開的臂彎，把一屆屆學生護在濃蔭裡。每到夏天，細碎的榕樹葉疊得密不透風，陽光只能透過葉隙，在地面灑下星星點點的光斑，恰好落在老師常坐的石凳上——那石凳被歲月磨得光滑，凳角還留著幾處淺淺的刻痕，是以往學生偷偷刻下的「感謝」。

那年，我因作文寫得糟糕而沮喪，攥著滿是修改符號的稿紙，躲在榕樹後抹眼淚。老師尋來時，手裡拿著一片剛從枝頭摘下的榕樹葉，葉脈像老人手背凸起的青筋，卻透著韌勁。「你看這葉子」她指尖輕輕捏著葉柄，讓樹葉在我眼前輕輕晃動，「每片葉都要經歷風雨，才能綠得這樣鮮亮。你的文字也一樣，多改幾次，就能長出自己的「葉脈」。」說著，她蹲在石凳旁，用樹枝在地上給我畫作文的結構，榕樹的氣根垂下來，輕輕掃過我們的肩頭，像在悄悄聽著她的講解。

後來，我總愛早到學校，在榕樹下等她。她會帶著剛印好的講義，坐在石凳上給我補文言文，風一吹，榕樹的葉子簌簌作響，和老師的聲音疊在一起，成了我記憶裡最特別的「晨讀聲」；她會撿起落在地上的榕果，告訴我「做人要像榕果，不張揚，卻藏著甜」；甚至在我生病請假後，她會把筆記夾在一片壓平的榕樹葉裡，讓同學帶給我，葉脈旁的空白處，寫滿了細緻的批註。

畢業那天，我在榕樹的樹幹上系了條紅繩，她笑著走過來，在我筆記本上寫下「一朝沐杏雨，一生念師恩」。如今我再回母校，紅繩早已不見，老榕樹卻更茂盛了，新抽的枝芽從老枝上探出來，像她教過的我們，帶著她給的勇氣，走向更遠的地方。恩師就如這榕樹，不喧囂，不索取，只把養分藏在根系裡，把庇護融在濃蔭中，讓每一個被她守護過的人，都能帶著這份溫暖，向陽生長。

劉芷希（694 字）